

文艺要为新时代青年传神写照

□胡一峰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五四运动,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他强调,五四运动以来的100年,是中国青年一代又一代接续奋斗、凯歌前行的100年,是中国青年用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中国、青春之民族的100年。诚然,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镌刻在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的一座丰碑。五四运动向人们展示了青年对于国家、民族应有的使命和担当。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中国青年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文艺要描绘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应当把为新时代青年传神写照作为重要的任务。综观文艺发展史,青年因其人生轨迹反映出国家命运、时代变迁而深受作家艺术家青睐。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以孙少安、孙少平两个农村青年的人生经历,展现出时代的波澜壮阔,透视出社会变迁的肌理与褶皱。铁凝的《哦,香雪》以山村少女面对现代文明的心理变化和情感波动,传递出一代中国人改变落后、摆脱贫穷的迫切心声。梁晓声的长篇新作《人世间》则从周氏兄妹和围绕在其身边的一批城市平民子弟的青年岁月写起,抒写了属于中国百姓的“光荣与梦想”。这些优秀的作品表明,文艺与青年的关系十分亲近,青年天然地是文艺的宠儿。谁感受到了青年所发出的热力,倾听到青年内心的呼喊,谁就捕捉到时代精神的走向,也就能占据创作的高地和主动。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当代青年思想活跃、思维敏捷,观念新颖、兴趣广泛,探索未知劲头足,接受新生事物快,主体意识、

参与意识强,对实现人生发展有着强烈渴望。这种青春天性赋予青年活力、激情、想象力和创造力。作为社会变迁的晴雨表和风向标,青年是最敏锐的,也是最复杂的。对于文学艺术创作而言,“青年”二字绝非符号,更非口号,而是有血有肉、生动活泼的人。青年与颜值相关,但颜值不等于青年;青年有苦闷、彷徨甚至叛逆,但苦闷与彷徨不是中国青年最本质的精神面貌。文学艺术反映青年,可以写缠绵悱恻的儿女情长,也可以写勇立潮头的创新创造,但最重要的是以艺术的形式深入青年精神世界,反映青年坚守理想、不忘初心,为国为民、矢志担当的精神状态。前几年的“现象级”作品《北平无战事》把方孟敖、崔中石等青年革命者的形象印刻在人们心中;去年热播的电视剧《最美的青春》以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精心塑造出塞罕坝人奉献青春、艰苦奋斗的感人形象,实现了中国青年精神品格的审美化、艺术化,成就了新时代的文艺经典。相反,那些津津乐道于青年生活的“杯水风波”、把青年文化中的个别斑点无限放大乃至以偏概全、矫揉造作、无病呻吟的作品,或许一时吸引眼球,却无法深入人心。因此,面对青年,作家艺术家既需要感同身受的体悟,也需要科学理性的分析,从而准确把握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鲜明刻画新时代中国青年的精神风貌。

当然,文学艺术反映新时代青年,也不应回避青年“成长中的烦恼”。青年处于人生的起步阶段,在学习、工作、生活方面往往遇到各种困难和苦恼。特别是当代青年身处社会快速发展、经济转型升级、文化深度交融、科技突飞猛进的时代,在成长过程中遇到了许多新的问题,在毕业求职、创新创业、社会融入、婚恋交友、老人赡养、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操作心事、烦心事,以及因此而来的心理波动、情感起伏、思想变化,都值得作家艺术家仔细咂摸和认真体会,并将其转化为创作的素材。事实上,只有抓住青年群体中这些新的创作“生长点”的文艺作品,才可能获得成功。近年来,电视剧《创业时代》反映了当代青年创新创业的执著与拼搏,以及面对阻力与困难时的坚韧与乐观;电视剧《都挺好》在新的时代参照系中细腻剖析青年在家庭伦理领域面临的矛盾和问题;话剧《海上花开》《家长会》《手心手背》或关注城

市青年对梦想的追求和实现,或剖析中学生学业压力下的烦恼与心态,或展现平凡中见真情的日常生活,既传递了温暖和感动,也发人深省与思考。

文艺作品为新时代青年传神写照,就要把刻画新时代的青年英雄作为重要使命。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礼赞英雄从来都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也是最动人的篇章。正所谓自古英雄出少年。《共产党宣言》发表时马克思30岁,恩格斯28岁。2018年在我国上映的电影《青年马克思》,真实地描写了两位革命导师满怀抱负的青春时代,令人观之肃然。在我们党领导人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更是青年英雄辈出。前不久获得第29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的话剧《谷文昌》的故事主体发生于谷文昌青年时期。颇具特色的话剧《小镇琴声》里有梦想、敢拼搏、勇创新的“另类”农民,也是一群意气风发的青年。当代中国青年不乏英雄,更为文艺创作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空间。守岛32年的王继才第一次登上开山岛时26岁,航天报国的嫦娥团队、神舟团队平均年龄是33岁,北斗团队平均年龄35岁。即便在看似普通的生活中,也蕴藏着动人的故事,折射出当下中国社会细微而深刻的改变。获得第六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的报告文学《快递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奇迹的成长逻辑视野下,挖掘讲述了不少快递小哥的故事,用文学之笔展现了社会转型和经济创新的美学意义。现代传媒手段的发达,也让许多在基层默默奉献的青年受到人们的关注,前不久刷屏的满头白发的“80后”基层干部,背后可能也蕴藏着十分感人的故事,值得作家艺术家发扬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去深度关注和倾情书写。

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接力跑中,青年生活丰富多彩,青年英杰数不胜数。当代文学艺术应当深入新时代青年的生活,讲好新时代青年故事,塑造新时代青年形象,展现新时代青年精神,用艺术与美的力量激励新时代中国青年积极拥抱新时代、奋进新时代,让青春在为祖国、为人民、为民族、为人类的奉献中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由此可见,青年在整个社会系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青年的理想决定着国家的理想,青年的力量影响着民族的力量,鉴于此,青春题材电视剧有责任用艺术的力量为青春喝彩。青春剧是中国电视剧家族中的重要成员,以讲述青年人的奋斗故事、塑造有为青年形象、传达昂扬进取的审美价值观而独树一帜,在青年成长过程中承担了同行者、解惑者和引领者的重要艺术使命,在鼓舞和激励青年成就自我、服务社会和建功新时代中发挥着不可代替的艺术力量。

用奋斗的青春故事鼓舞青年。青春剧创作者应将镜头对准新时代青年的奋斗生活,积极发掘爱国者、奋斗者和牺牲奉献者的动人故事,这应该成为青春剧的主流和主脉。放眼望去,新时代的伟大历史洪流中,青年群体的身影最为活跃和动人,比如,航天报国的嫦娥团队、神舟团队、北斗团队的青春故事数不胜数;脱贫攻坚的第一书记团队、科教团队的青春故事不胜枚举;决胜全面小康和奋战“一带一路”征程中的有为青年故事俯拾皆是。这些“80后”、“90后”的青年奋斗故事,实际上和青年马克思、毛泽东和邓小平等前贤的奋斗精神本质上一脉相承,同时与赵一曼、雷锋、王继才等先辈的奋斗轨迹形成了接力赛,这些前仆后继的“永久奋斗”精神汇成了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时代青年的奋斗生活召唤着文艺工作者必须有所作为,我们应当用深入生活的脚步去丈量浩瀚的青年生活,艺术地表现他们的生活方式、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艺术地挖掘他们主流的精神和集体意识,艺术地呈现他们英勇奋斗、不懈奋斗和永久奋斗的青春生活特质。客观而言,诸如《奋斗》《士兵突击》《深海利剑》《最美的青春》这样的优质青春剧并不多见,当前的青春剧表现小情感小生活方面的作品比较多,深度反映大时代、大历史、大社会的高质量青春剧还不多见,青春剧同样存在着有高原缺高峰的现实问题。

用经典的青春形象激励青年。电视剧是人物的艺术,经典人物形象是优质电视剧的生命,优质青春剧的人物形象不仅是具体、生动和独特的存在,而且能够表现出深刻而丰富的社会历史本质,具有超时空和跨国界的传播力和感染力,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茁壮成长。比如,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家兄弟的艺术形象魅力就具有经典性,他们将个人命运同时代命运紧密

用艺术的力量为青春喝彩

□薛晋文

联系在一起,记录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青年一代的成长史和奋斗史,将个人的命运抗争和家国情怀深度融合,用血泪故事铸就了时代先锋的光辉丰碑。再如,电视剧《恰同学少年》中青年毛润之、蔡和森等人的经典形象同样震撼人心,一代青年为了救亡图存,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民族苦难奔走呼号,面对时代责任,没有逃避和退缩,面对祖国召唤,毅然决然勇挑重担并负重前行,他们用砥砺奋斗的形象诠释了民族脊梁和时代砥柱的深刻内涵,在枪林弹雨和炮火纷飞中告诉历史和未来——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又如,电视剧《最美的青春》中扎根塞罕坝的知识青年冯程、覃雪梅、赵天山等形象令人难忘,他们以奋斗的青春诠释了满满的爱国主义情怀,将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在青春实践之中,每个青年形象都凝聚着塞罕坝人对党对人民对祖国的报恩情怀,彰显了塞罕坝青年群体战天斗地建设新中国的雄心壮志。面对新时代的召唤,青春剧的人物形象不能摒弃远大理想而孤芳自赏,不能游离于时代大变局的洪流而自说自话,不能在奢侈享乐中消沉堕落,不能在错误的复古思潮中或佛系生活中流连忘返,不能在西方生活表象的肥皂泡中异想天开,倘如此,终究会成为新时代的弃儿或落伍者。

用崇高的审美价值引领青年。电视剧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以审美的方式回答了为谁书写、为谁立传和代言的重大问题,青春剧同样不例外,青春剧最鲜明的审美价值应该是崇高、壮美和阳刚。一流的青春剧总能够传达青年一代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审美理想,借此去召唤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为国家贡献力量,以崇高的追求为民族进步甘愿赴汤蹈火;优秀的青年形象总是新道德、新思想和新文化的建设者,传播者和引领者,他们以先锋角色和先锋力量,为民族发展和社会进步挑重担、做贡献和解难题,在高尚的事业中铸就了崇高的青年形象,在壮美的青春中写就了青春的赞歌和史诗,其中蕴藏的审美价值既具有功利性,又具有超越时空的非功利性,既有艺术家个体审美价值的希望和寄托,又有人类崇高情感的普遍性和持久性。可以说,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历经苦难而走向辉煌,离不开青年群体中蕴含的崇高价值的引领,离不开青年群体中壮美形象的感召,离不开时代青年阳刚特质的砥砺前行。如此看来,青年强则中国强、青年智则中国智、青年兴则中国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

“精准扶贫”首倡地迎来众多歌唱家



歌剧《沂蒙山》的「诚信」与「拙诚」

□余国煌

作为2019年全国优秀舞台艺术剧目暨优秀民族歌剧展演剧目之一,由王晓岭编剧、黄定山总导演的民族歌剧《沂蒙山》以深沉厚重的史诗意蕴、千回百转的情感波折和气势磅礴的音乐戏剧感染力,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该剧紧扣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和红色革命传统,讲述了海棠、林生、夏荷等主要角色面对国家危亡与个人命运的选择,牺牲小我团结抗战的故事。全剧以“诚”字贯穿整个艺术创作、故事情节以及舞台呈现始终,一是在戏剧故事创作中紧扣“诚信”思想主题,兼顾“真实”的原则;二是舞台呈现上用“拙诚”的方式,并赋予了诗意的表达。

抗日战争时期,沂蒙山革命根据地可以说是乡亲有红嫂,村村有烈士。在展现“沂蒙精神”的文艺创作中,曾诞生了芭蕾舞《沂蒙颂》、京剧《红嫂》、吕剧《苦菜花》等一大批优秀作品,做军鞋、摊煎饼、抬担架和乳汁救伤员的细腻表现,以及“沂蒙红嫂”“沂蒙母亲”的形象已深入人心。如何用以唱为主、内容承载量并不大的民族歌剧形式来深挖沂蒙精神的灵魂,并给人以思想的震撼,难度不小。《沂蒙山》的创作者巧妙地拎出“诚信”这个点,着重抓住了沂蒙人知恩图报和一诺千金的人物性格,使得人物形象立在了舞台上。

剧一开始,海棠和林生在村子里结婚,大喜之时日本鬼子进村,村民在海棠的舅舅孙九龙的带领下打算和日本鬼子同归于尽。一场屠村的惨案眼看就要发生,所幸八路军及时赶到救下了全村人的性命,军民之间的情感由此展开。正是因为家仇国恨,加上八路军的救命之恩,沂蒙山的人民才积极踊跃参军抗战。在第二场八路军赵团长撤离交接,请求孙九龙和乡亲们照顾好八路军伤员时,孙九龙领着村民们唱出:“起誓不用对天地,只说一句俺保证。同生同死一家人,随时能拿命换命。”没有任何花哨的誓言,只是一句朴素无比的“俺保证”,就是千斤重的承诺。于是,在面对日本鬼子搜山要求交出八路之时,孙九龙唱出“保证过的就要兑现,咱替战士走向前”,以至面对八路军战士夏荷跪求说生命不能来替换,孙九龙代替乡亲们答复“一诺千金永不变,救命之恩拿命换”,并带着乡亲悲壮赴死。此外,更加感人的是海棠践行对夏荷的诺言。

在舞台呈现上,民族歌剧《沂蒙山》采用了“拙诚”的方式,并为之赋予了一种诗意,使其具有一种悲剧美的特质。这种“拙诚”,一方面表现了舞台布景中“沂蒙山”的呈现上。沂蒙山作为全剧最重要的意象,山的形象在舞台上用叠加的方式,堆出了可移动的三个支点,气势磅礴,似乎把“巍巍蒙山高,清清沂水长”的沂蒙山搬上了舞台。在象征着沂蒙精神厚重的同时,正如设计者周丹林所言,“传递给观众的舞台整体形象是一座丰碑,一组大型群雕,一座精神的高塔!这是一个既虚又实的舞台形象,它的体魄充满了力量”。此外,更具匠心的是,设计者将这座庞然大物赋予一种灵活的诗意。通过大山中巨石的运动、分界、组合,再结合周边的山体、城塌、村落、树木和典型性道具,能将大山巧妙地转换成供故事发展的不同场景。

另一方面,“拙诚”与“诗意”也主要体现在舞台的灯光和服饰上。舞台灯光是演出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只是给物体对象提供照明,重要的是唤醒其精神和灵魂。在《沂蒙山》中,创作者以灰色调的冷色为主,并配合剧情采用一定的暖色光,如开场的拜堂成亲和后半部分表现海棠照顾小沂蒙、小山子二人的温馨场面等。舞台上呈现着诗意,冷色与暖色融会贯通,粗犷中见细腻,残酷中见温情,这正是对沂蒙故事的精神内核最妥帖的诠释。在服装上,基本所有人物都用灰色或黑色的衣服,淳朴简约。海棠的服饰在前半部分是以红色为底色,凸显她泼辣又可爱的人物性格,作为残酷事件的一抹亮色。当残酷的现实将她的丈夫、舅舅和儿子一个个都从身边夺走时,她的衣服也染上了一层灰白,象征着人物性格和命运的转变,也是同时代人民所遭受的共同命运的写照。这些微小的细节一方面符合历史的真实,另一方面饱含了创作者对于以海棠为代表的苦难人民深切的同情和感叹,细微之处体现了创作者的诗意与匠心。

4月28、29日,由中国音协、湖南省文联主办,湖南省音协,中共花垣县委、县政府承办的“向人民汇报”——金钟之星艺术团慰问演出活动相继来到花垣县与十八洞村,为当地群众献上了一道道丰盛可口的精神食粮。

花垣县位于湖南西部,是苗族聚居县、革命老区县、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专程考察花垣县十八洞村,并在这里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战略思想。今年是脱贫攻坚的关键之年,又恰逢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十八洞村6周年,组织“金钟之星”艺术团来花垣县与十八洞村慰问演出,既是中国音协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用文艺助力精准扶贫的具体举措,也是深入开展“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基层群众”活动的一次生动实践。

花垣县演出现场,青年歌唱家乌兰图雅演唱的《站在草原望北京》《套马杆》等脍炙人口的作品,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和叫好声;湖南籍女高音歌唱家张也用精心准备的《万事如意》《幸福中国一起走》两首歌曲,深情祝福花垣的父老乡亲万事如意,日子越来越红火。次日上

午,十八洞村下起了绵绵细雨,雨水浇不灭村民们热情,村部礼堂一大早就挤满了前来看演出的观众,青年歌唱家周澎、龚爽、高保利、王泽南、陈家坡、董蕾蕾等悉数登场,为村民们献上了《美丽中国走起来》《我的祖国》《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14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口技演员李进军带来的口技表演《欢庆锣鼓》,令在场观众欢呼赞叹;湘西“苗歌王”吴廷翠、秧云群对唱的《唱过一山又一坡》,表达了苗族群众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一浪高过一浪的掌声回荡在村部礼堂内外,演出接近尾声时,全体演职人员和现场观众更是手舞国旗,齐声合唱《歌唱祖国》,掌声与欢呼声经久不息,村民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中国音协分党组书记韩新安接受采访时表示,音乐具有深入人心的特殊功能,观众不再是被动欣赏,而是主动参与到演出过程中,此次活动为勤劳人民抒情抒怀,拉近了艺术家与群众心与心之间的距离,同时努力发挥文艺鼓舞人、凝聚力量、形成共识的积极作用,对巩固脱贫成果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许莹)

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馆藏音响档案珍粹两套专辑首发

4月23日,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馆藏音响档案珍粹项目《丝桐神品——古琴(1950—1970)》正式与广大读者和音乐爱好者见面。同时首发的还有同属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馆藏音响档案珍粹项目《世纪绝响——阿炳传世乐曲》。

上世纪50年代,在文化部的委派下,由查阜西、王迪和许健组成的考察小组,历时百天,对全国20多个城市的近百位琴家进行采访,采录收集了近300首琴曲,为中国琴学学术史写下了浓重一笔,对20世纪琴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丝桐神品——古琴(1950—1970)》中的核心曲目正是来自这次影响空前的古琴采访活动,该出版物共收录院藏录制于1950至1970年间的274首古琴录音,涉及72位琴家,其中绝大部分资料已成为历史“绝响”,所附中国艺

术研究院琴学家查阜西执笔的《1956年古琴采访工作报告》是琴学研究的重要历史文献。而《世纪绝响——阿炳传世乐曲》收录了我国民间音乐家阿炳演奏并流传下来的6首乐曲,包括二胡曲3首、琵琶曲3首。本次出版的音响,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收藏的杨荫浏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使用钢丝录音机采录的珍藏版本的首次出版。为确保两套专辑的音质,人民音乐出版社邀请我国录音师、中国传媒大学李大康教授,组织团队10余人,历时一年半之久,精心完成了音频修复与母带制作工作。

首发式上,《丝桐神品——古琴(1950—1970)》中收录的、惟一健在的年近90岁的琴家陈长林先生现场操缦《平沙落雁》,青年二胡演奏家马可也在现场演奏了阿炳代表曲目《二泉映月》。

(许莹)